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閩門秘術
第三十七回 入包府弱女安身 出家門阿兒著急

卻說瑤雲在轎內看見進了城門，轉了幾個彎子，後面白大娘趕著住轎，知道是到了包府門首。轎夫遂立住了腳。後面眾人皆已來到，先進門叫看門的中將將中門開好了，然後出來，叫將轎子升了進去，一直升至大堂，去肩下轎。只見慧兒早跑到了裡面來送信。這裡慶喜也就趕上一步，將瑤雲扶了下來。早聽得後面出來了好幾個人，皆是穿紅紮綠，環佩叮噹。到了屏風口，止住了腳步。白大娘大聲說道：「我們小姐同了少奶奶迎接夏小姐。」瑤雲看見，趕忙扶著慶喜，搶上幾步，進了屏風。先招呼了一聲，然後到了後面堂屋中央，見上首一位少年美婦，約有二□七八歲光景，開了一個元臉，粉白的面皮，櫻桃的小口，穿一件綠湖灑花棉襖。

只見白大娘指住年少的美婦說道：「這就是我們大少奶奶。」瑤雲上去稱呼了一聲嫂嫂，彼此見了一禮，又拜了兩拜。回過身來，見下首一位□八九歲的姑娘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品貌絕倫，中等的身材，一雙小腳真如金蓮一般，笑盈盈的向著瑤雲叫道：「姐姐請坐！」白大娘接住又說道：「這就是我們的小姐。」瑤雲也彼此見了一禮。

隨即慶喜也就上來與大眾叩頭。

原來這包清義就是這武強縣人氏，由翰林院開坊，用了京職後，因苗蠻不靖，他就投營效力得了功勞，反授了武職，在京做了九門提督，生平一秉至公。祖上本有些田產，他就叫子孫在家中度日。他自己一人在京專為國為民鋤奸嫉惡。凡民間有冤枉事情，他就代人理直。不問再大的官職，不犯官法就沒事，若是有點錯處，他就奏知皇上。輕則降級，重則參官。連宮內的嬪妃、太監也怕了他的，與那些外官更不必說了。所以恨他的人往日總要想設法害他。怎奈主上知其清正，即有人參奏，不是留中不發，就反把原奏的人申斥。故此，百姓因他姓包，就代他起個名字叫為賽龍圖。夫人王氏早年亡過，現在膝下只有一子一女。子名叫為鳳生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牙白唇紅，那一種聰明，也是世上少有見。到了□四歲就入了學。本年卻巧恩科，隨即連捷中了舉人。次年會試，接著中瞭進士。殿試的時候，字法又好，本來閱卷大臣把他擺在前名，預備選元，只因卷子上誤寫了一筆，故此點了翰林，也在京中供職。娶妻劉氏名叫蜚枚，乃是大學士劉林之女。招贅之後，就接回武強縣家中居住。

一女名叫鸞，也是聰明絕頂。比他嫂也好看許多。雖然生在豪門大族，卻不以富貴驕人，遇見窮人以及避難的，無不成全周繼，姑嫂兩人皆是如此。當下與瑤雲見過了禮，見瑤雲那種美貌端莊的樣子，真是個大家氣派，隨即叫丫環送上茶來。鸞先啟口問道：「姐姐府上是大同呀？」瑤雲答道：「妹子祖籍是浙江，因父親為官山西，授了大同縣缺，故寄居在大同。但不知姐姐青春幾何？今日造次拜府，心甚不安。」

鸞忙忙的說道：「那裡話來！妹子今年一□六歲了。日前得知於白奶奶，談及姐姐遭難，真是可憐！難得姐姐如此苦心，可敬，可敬。」

蜚枚在旁也接著問道：「你出來時，這華家公子可曾出獄？」瑤雲此時見問他事情，當時臉就一紅，不便說出。

慶喜趕忙代他答道：「少奶奶的明見，若是華家公子能夠出獄，我們小姐也不吃這辛苦了，遭這驚嚇了。只因葉家一定要謀害華公子，我家少爺又無主見，故此作下這慢慢的事來，前日在綠洋湖遇見強盜，真是絕處逢生。難得這白奶奶一家好心，將我們主婢救起。今日又來打擾小姐與少奶奶。這恩真是報之不了的。」說著，家人又送上點心。大家入座，又談了一會，本來瑤雲氣度溫存，加之鸞又因他是個遭難的女子，格外可憐他的。兩人越談越加親熱。到了飯後，鸞就叫白大娘在他自己房中添了一張牀鋪，取出自己鋪蓋，與他鋪好，慶喜就與白大娘住在一個房間內。

蜚枚見瑤雲有服在身，忙的又叫人代他裁了幾件衣服，招呼裁縫去做。三人談談說說，直到二更以後，方才歇息。

次日，瑤雲見他如此好心，就叫慶喜揀了一對玉鐲，一對珠花，送與他姑娘。又取出幾兩金葉子，令人換了銀子，賞與大眾家丁。那些男女婢僕見瑤雲如此寬厚，也就歡喜伏伺。過了兩天，瑤雲又將苦情對他姑嫂說知，請他寫信進京，求包大人代華家伸冤。兩人正預備得便修信，忽然京中來信說，主上因苗蠻作亂，又令包大人出關征剿，早則來春方可回京。眾人一聽，已是放心不下，那裡還有心思代瑤雲寫信！因此瑤雲就在包家居住，直等到包大人得勝回朝，奉旨到山西查辦，那時歸裡祭祖，瑤雲方得代華家伸冤。這是後話。姑且不表。

再說夏均祥自□九過禮以後，以為與葉家高扳，已是心滿意足。一天下來，到了晚間自然辛苦。過了一夜，次日大早，就起身預備，忙辦喜事。眾家人婢女看見少爺起來，一個個也就起身。內有個打雜的王二，到後面挑水，忽見後門大開，心中想道：又不知什麼冒失鬼，清早出去也不關門。自己挑了一擔水回來，仍然將門閉好。

到了廚房，問那廚子也未出去。知道不好，急忙跑到前面查點人數，也是一個不少。只得將後門大開的話告訴眾人。均祥聽見，說道：「莫非有賊進來偷了東西麼？你們到小姐房中去看看。」

此時，徐翠蓮起來了。也就聽見說道：「讓我前去看來！」匆匆的叫了阿順兩聲，來至後面。見東西一件不少，心中疑道：「莫非是打雜的說謊？」接住又喊慶喜，叫了幾聲，總不答應。口中咒道：「你睡過去了！到底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！你家小姐喜期在邇，還是這般學懶。」說了，信步已到房門口，用手把門簾一掀，再由裡面一望，這一跳，驚的不大不小，連忙的叫道：「你們快叫少爺來，小姐不在房中！」均祥聽見，猶如作夢一般。臉也不及洗，跑到後進來看，那裡有個瑤雲？再找慶喜，也是沒有。大家此刻慌亂了一回，皆到趙夫人房中去報信。趙夫人尚在牀上，說道：「真的假的，究竟那裡去了？」也是連衣服不及穿，忙的到後進來找尋，連個影子也沒有。

趙夫人見了這般，遂大哭道：「此皆是你們逼出來的，一定要與葉家做親，他總是聽見華家出了這事，想到自己沒有出頭的日子，不是出去跳井，就是別處上吊了。你們快些代我去找。若我沒有了這個女兒，莫想活命。」說了，就望均祥一頭撞來，說：「是你的主意要送他，把妹子逼得如此，你好好將妹子交來與我！」均祥此時，也是急得兩眼流淚，忙的令家人各處去找尋。眾人只得城中城外四路分頭尋。找了一天，一些影兒皆沒有。

此刻均祥真正受急，哭得滿臉淚痕，說道：「你們皆抱怨我，說我逼妹子如此。那知我也是為好起見。若能與葉家，不但我們皆好，就是他自己也可一身富貴，比華家總好過百倍。現在不知不覺的走了，明日人家就要來娶。沒有人與他。這是如何是好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哭。也想不出個法兒。

那知這般一鬧，葉家此刻早已得信，忙的叫伴媽過來探望，究竟是與不是。伴媽來到夏府，只聽見門房唧唧咕咕在那裡搗鬼，知道就是不妙。走至裡面，又見趙夫人滿眼淚痕。徐翠蓮也是哭著，站在趙夫人背後在那裡解勸。伴媽知是外傳不假，只得向趙夫人道：「哪邊葉府知道這信，特地叫我前來詢問。現在既然這般如此，明日就是吉日，也要設個法兒回報男家，免得臨時說話。」

趙夫人道：「你問我怎的，我千歲也是個女流。他既能把妹子許配葉家，現在妹子不知去向，只問他去！」伴媽見他說了氣話，碰了一面孔的灰。只得過來問均祥。均祥急得要死，忙的道：「你先回去，在葉少爺面前就說小姐有病，恐怕明日不能過門，先將少爺安慰住，請王大爺快來，我有要言與他商量。」伴媽聽了這話，只得回來請王瑤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